



序

歷象自尚書堯典發其端嗣是而秦之月令漢唐
之太初大衍元之授時皆遞有作述至明末造西
洋利瑪竇始入中國肆譚天文中西人各守其師
傳不能相通惟宣城梅勿菴徵君實通厥故凡理
數之學河洛圖書之外九章算術尤其大綱剛少
時嘗於金陵得古本周髀算經攜歸而深究之苦
未易悉也後於友人處得徵君所言測量大意纔
十數紙窮日夜鈔習益以自幸今年夏復來金陵



而君之家孫御史大夫公實致仕家居於是剛於大夫公有舊也公遂以徵君之全集屬剛較輯且命爲序剛嘗讀宋胡子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又胡安定教授湖州旣設經義齋矣必兼設治事齋使凡農田水利兵防算數人各擇一事治之夫天地生人巧拙敏鈍稟賦不同嗜好習尚各異工於辭章者或不能學古通經瘁力專家者或不屑鉤章棘句精粗巨細遠攬旁搜自匪聖賢鮮有兼貫故議者謂國家取士之法當於制

莠之外別設奇才異能一科以收天下踴弛瓌瑰非常之士天下非常之士往往出於窮鄉僻邑山阿水涯寂寞之區方其閉戶兀坐苦心孤詣豈將遺俗自娛其意亦欲學成行修乘時會建功名表見於世顧以朝廷網羅所未及薦舉所不加命與時乖淪棄終身莫克振拔恭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至德覆冒涵濡陶冶多士盈廷待從之中股肱之列爰有安溪李文貞公輔相其際明良相遇千載希覲而勿菴先生

適以名儒碩學遊歷京師遂爲相國所知薦之
當宁

聖祖卽時召見溫旨慰勞與言奧義一時學士大
夫莫不聞風想慕其盛爭相傳誦紀爲美談昔漢
桓榮專治尚書年旣衰老值建武永平間發舒經
學尊爲帝師遭際優寵實與徵君前古後今踪跡
相望而考其行藏榮則大陳車馬誇示里閭徵君
始終野服逍遙自如卷舒屈伸較之古人更爲超
絕夫顯於朝者貴不蹇於遇而傳於後者端有賴

於人徵君平生學問詣極淵微其餘精力所及詩
文雜著隨事考訂皆有發明手澤所存大夫公以
歸田餘暇日事收拾行遠垂世何待予言矧剛鈍
拙周髀諸書雖嘗留意竟廢半途豈復能闡揚一
二顧深伏念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德安溪李相國好賢之心以
及徵君所以嗜古績學顯名當代事實本末神遊
其際踴躍鼓舞不能自制頓忘固陋僭爲弁言以
承公命時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後學潛山張

必剛謹撰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著於兩間人非仰觀俯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求得乎所以然之故不足
以知道則非裕乎不竭之藏通乎無窮之變挾其
幾微會其條貫以證於古而皆同推於時而可用
傳於人而不惑不可以言文故六經皆文而自秦
漢以下代有作者皆欲以明道而有合有違焉宣
城文獻之邦邇來古文家余見吳晴巖先生街南
集二十卷今又得梅定九先生勿菴集讀之街南

嘗論有明之文歸熙甫純而不古徐文長古而不
純蓋自以兼兩家之長矣勿菴卽事言理因文見
意無佞屈支離軟媚猥瑣之習而雄深雅健自發
其積厚欲流之光固未嘗不古固未嘗不純也顧
兩先生之文所以若此者根茂而實遂其道裕也
街南續程朱之緒講學授徒以明誠爲宗勿菴爲
星歷之學則探微測奧根究天人理數之極夫古
之聖人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周禮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故天地以合

四時以交風雨以會陰陽以和而百物阜安其所
以不忒不息無始無終者或街南有未喻而勿菴
遊神采真則已無不冥契其理記曰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又曰天地之道一言而盡蓋莫難于知
天不知天則天不可得而言知天而又能言之則
天之下地之上人與物之可知可言者莫不知之
而能言之故凡所爲文皆載道而出而非不足而
強言者比也其所著歷學疑問一編受鑑於

聖主南巡召見勿菴敷奏甚悉特蒙 嘉歎昔漢

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問賈誼鬼神事後世惜
其主臣之間徒爲祭祀虛無杳渺之說而於陰陽
動靜闔闢之機緘有未及也勿菴之學視誼過之
聖天子亦遠邁漢文矣街南以先代遺民隱居學
道不求聞達勿菴以處士見卽以處士歸矚然不
滓與街南同一歸潔其身宜其文之高卓非凡近
所及若但於體格辭句間求之非知勿菴者矣已
丑秋仲高淳後學張自超序

傳

曩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蓋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爲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今已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楫湖墅復枉道訪余西湖邸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鬢盡白幾不能辨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歷學算學書相示且屬爲傳曰某覃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闕古人之精思衷歷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其人以繼此學尚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俾當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惟古人生不

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別號勿菴江南宣城人也宣城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繼明處士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經史而外多所該洽務求實用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

麻孟璿所藏臺官交食法卽爲訂補註釋成歷學
駢枝四卷竹冠歎服以爲智過于師云繖明故多
藏書益以已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
娶枕籍簡帙以自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
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
食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似有夙慧也凡測
算之圖與器一見卽得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
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
比例規尺諸儀器書不盡言以意推廣爲之皆中

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
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
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孳孳蒐討至
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抄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
尤虛懷善下聞有能是者輒喜雖在遠道不憚褰
裳相從若舊臺官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
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
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歷志屬
詳定蓋謂晉隋兩天文志實出淳風唐書歷志五

代司天攷皆出劉義叟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說者知尊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卽授時也但歷經旣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改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圓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源元史並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爲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授時大統始爲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輦下諸公

皆欲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臺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長以與人競會

天子欲講明方圓圍徑劉徽古率與西法之得失有應召往者而先生襍被出都久矣先生嘗病中西兩家之歷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鼎文鼎盡發廿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攷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

實同卽因爲創有雖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
爲之撰定爲古今歷法通攷以補馬氏文獻通考
之缺及邢氏律歷考之所未備彙存篋笥歲時增
改而論撰益富凡著歷學書五十餘種算學書二
十餘種其言曰歷以敬授人時何論中西吾取其
合天者從之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自羲和至
今數千年不過共治一事以終古聖人未竟之緒
雖新法種種能出堯典範圍乎若其測算之法踵
事而增如西人八綫三角及五星緯度適足以佐

古法所不及至分宮置閏尚宜酌定又其書非出
一手不無矛盾瑕瑜亦不掩也且周髀算經言北
極之下朝耕暮穫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
分爲夜大戴禮曾子告單居離謂地非正方漢人
言月食格于地影此皆西說權輿見於古書者矣
彼驟聞西術而駭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皆坐
不讀書耳又曰吾爲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
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
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

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歎曰梅先生歷學趙緣督陳壤周述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爲刻其歷學疑問於大名其弟安卿刻方程論於泉州前此蔡璣先刻籌算于白門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處事惟敬茲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嘻可以傳矣子以燕登癸酉賢書能世其學遂安毛際可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爲六義之一

固儒者要務也而世之學者竟置高閣何也梅先生致力四十年而始有成書後之善讀先生書者不過歲月而已得其梗槩矣則能梓行全書以公諸海內其津梁後學之功可勝道哉余翹首俟之是傳已卯冬作也時先生久已名騰海內所著書且流傳 禁中顧毛子猶以未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越乙酉夏

召見於德水舟次者三從容奏對 賜坐移時

宸翰珍饈錫賚稠疊臨辭又 賜績學參微四字

顏其堂嗚呼 本朝開國以來以韋布受

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先是壬午冬今相國

清溪李公巡撫順天時曾以歷學疑問三卷呈

御覽蒙獎許備至故引見出復謂清溪曰此學今

鮮知者當世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殷

勤眷注之隆如此此皆毛子傳未及述者也謹

臚識於簡末俾後世知

聖明道數淵微不遺微細元輔之進賢得士克副

主知而先生之閉戶獨精不求聞達受知于吾

君吾相胥于是徵焉丁亥二月既望姪庚謹識

恭紀

乙酉歲二月

南巡狩 臣地 以撫臣扈從

上問曰汝前道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 臣地

以尚留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蓋前歲

西巡荷 臣地 問隱淪之士 曾列關中李顥河南

張沐及文鼎三人名而

上亦素知顥及文鼎及

駕駐西安顥以老不能赴 召 賜匾額示寵焉

後訪沐沐已死故文鼎於是蒙

憶及閏四月十九日 臣地 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

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 臣地 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

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於

是連日

賜御書扇幅 頒賚珍饌再三臨辭

特賜四大顏字曰績學參微則是月二十八日也

臣地 謹考歷代山林之士荷蒙三接賜坐講

論而且恩錫便蕃以獎其歸者蓋不多見也

在宋初惟王昭素講易殿上而陳搏种放被

遇太宗真宗之朝廷問道術禮數優渥遂其

初衣諸子皆以深于易象天道取重當時非

尋常以文藝材略受知者比是以奕世傳之

以爲僅事文鼎湛心經術旁通諸家不特以

隸首商高之業進故

上以儒者待之盼睠殊異於古有加焉後之覽是蹟者無徒夸知遇之不世以爲布衣盛節必也仰窺

建極協用之深心然後知華袞之賁鄭重不苟而其人其事皆足以依附

天章而與世長流也

臣地

身睹其事故敢恭紀其

後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恭紀

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蕪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歷算之

說好者甚稀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
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
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
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
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
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
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歷算
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績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
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歷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
毅成人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授勘辛丑夏歷算書成毅成請假歸省逾月而
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
皆榮君之遇而歎季野獨任明史而茂由上聞丙

子之秋余與季野別于京師卽預以誌銘屬余及
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
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穀成與余供
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逾時相見必
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底滯旣不逮事乃
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
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
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
侮其父兄辟宗祠排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

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
君及妻陳氏以穀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歷算叢書八十六種勿庵詩
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歷學疑問歷學駢枝
交食蒙求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
堵測量筆算方程論九種李文貞錢版行於世乾
隆三年夏六月桐城方苞表

續學堂文鈔
卷一
謝

續學堂文鈔自錄

卷一

劄子

謝

賜律呂正義劄子

賦

擬璿璣玉衡賦

辨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一

續學堂文鈔
卷一
目
一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二

書

與史局友人書

寄李安溪先生書

答李安溪先生書

寄李安卿孝廉書

再寄李安卿孝廉書

寄杜端甫孝廉書

復錫山秦二南書

復沈超遠書

復劉北固孝廉書

與潘稼堂書

與劉望之書

與秦二南書

答張彝嘆書

卷二

說

學歷說

續學堂文金 卷首
蠡閣說

張星閑字說

學琴說

螺羸說

讀等子韻說

序

太初歷考序

歷法通考自序

中西算學通自序

歷學新說鈔序

經星同異攷序

測算刀圭序

圓解序

卷三

序

謝宣城集序

病餘襍著自序

吳越紀遊詩序

淵源集序

孫大年百子謎序

湯駿公離騷經貫序

章甫集詩序

賈鼎玉詩序

紀行草序

偶存彙序

唐昭陵石蹟考序

宿遷徐氏宗譜序

儀徵高氏族譜序

送仲弟入城讀書序

送從姪耦長北游序

送袁士旦歸蕪湖序

賀陶及菴別駕寧邑新政序

梁質人四十壽序

于太公壽序

代

劉石闇八十壽序

王先生八十壽序

滋仲二姪六十壽言

楊母葛太君九十壽序

俞太母七十壽序

卷四

引

避跡錄小引

芹澗堂文課小引

南陽胡氏譜小引

募復許村橋引

募修痘神廟引

募修柏槻寺引

記

陳太公捐粟惠民記代

重建梅氏宗祠碑記

海印菴碑記

南樓記

扶搖閣記

敬亭山記

傳

世忠烈傳

袁唐伯傳

奉議大夫任篁渚傳

代

沈公厚傳

答僅齋傳

孫節母吳太君傳

卷五

書後

書蘇老泉審勢篇後

書象緯殘本後

書鈔本星度後

書徐敬可圓解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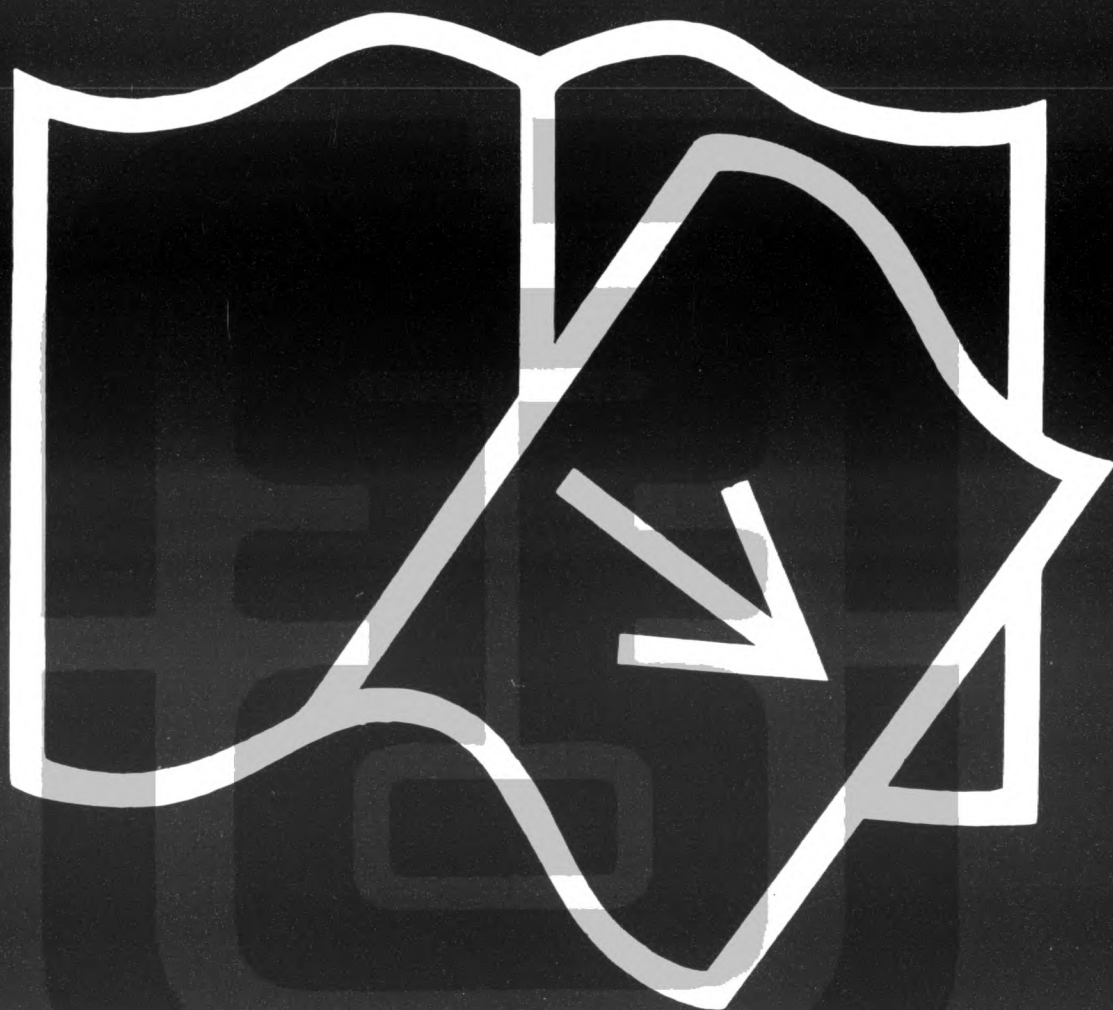
書卓鴻臚手錄唐詩彙鈔後

書遜國傳疑辨後

書未斷聖教序墨搨後

書金陵雜詩後

書地理集解後



P22

書虎口餘生錄後

書陳太公捐粟惠民錄後代

書陸稼書先生誄言後

馬文毅公草書字彙跋

共食園記跋

跋與石居記

梁崇此印譜跋

錫山友人歷算書跋

蟄道人小像跋

吉閣研銘

周卷菴生壙銘

葛仙翁贊

觀行堂箴

續學堂文鈔卷一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較梓

劄子 賦 辨 書

謝

賜律呂正義劄子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三月七日江寧織造臣李煦送到

皇上賜臣律呂正義一部又臣孫梅穀成家信內

有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梅穀成欽

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兪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兪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須要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朕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臣卽日焚香北向稽首祇領訖恭惟

皇上以天直之聰明兼數十年之考訂審音制器成此不刊之書爲萬世法然猶詢及芻蕘以

身垂範欲令天下盡化其予智自雄之私意臣雖未疾敢不兢惕祇遵以自策于桑榆竊惟律呂以音爲斷而諸家徒托空言從未有理數明晰實被管弦如

皇上此書者如絃音管音之不同其比例爲綫與體故絃音折半與全絃應管音折半不能與全管應也又琴第一絃爲下徵第二絃爲下羽第三絃爲宮則商角徵羽各當其位下徵下羽皆取倍數故大于宮絃而聲濁以管子

之言疏之尤為親切又管倍者為大八倍管
半者為八分之一皆用自乘再乘比例取其
相似之形又言樂器空容皆合黃鍾倍數不
合者即不能成聲凡此數端皆至精至確發
前人所未發而臣愚以為我

皇上之所以超漢唐軼三代直接堯舜之心傳以
為制作之本者則尤在于以都兪而兼吁咈
為能克盡己私也

聖諭及此實社稷蒼生之福聲律身度盡善盡美

臣雖欲為贊頌而且拙于形容矣臣自乙酉

閏夏蒙

恩召對

天顏咫尺矜恤優容又蒙

御書扁額扇幅錫予稠疊前歲又蒙

收錄臣孫穀成

內廷學習

聖度春溫俯誨不倦不啻凱風之長養品彙時雨
之潤澤枯槁頓令顛蒙仰荷闢廸臣每接家

信感極涕零念臣祖孫一庭並受

殊寵刻骨難報茲復蒙

恩賜謹此具摺令臣孫臣穀成代奏恭謝

天恩曷勝悚息瞻戀之至

擬璿璣玉衡賦有序

易言治歷策數當期典重授時中星紀歲
蓋七政璿璣之制類先天卦畫之圖原道
必本乎天儒者根宗之學制器以尚其象
帝王欽若之心理至難言以象顯之則理

盡意所未悉以器示之則意明故揚雄覃
思渾天用成玄草平子精探靈憲聿闡元
樞覆矩仰規一行以之衍策天根月窟堯
夫于焉弄丸此聖學之攸先匪術家之私
尚也况姬公之法受于商高而神禹之疇
肇諸河洛平成永賴實資句股圓方才藝
碩膚爰有南車記里高深廣遠寸矩以御
幾何律度量衡萬事斯為根本既圓頂而
方趾敢忘高而負深苟俯察而仰觀必徵

理而稽數家傳大易竊慕韋編世際清寧
恭逢鉅製竭歐邏之巧力紹蒲坂之芳型
洵心理之胥同中西脗合直後來之居上
今古無雙雖株守山陬遲覩靈臺之美而
心儀法象遙忻神器之成僭擬短章臆窺
鴻典無裨采聽聊當衢歌云爾

至哉渾儀之爲器也體天地之撰類經緯之情微
顯闡幽窮高極深殆更僕莫殫其蘊累牘難悉其
能者矣粵自道生宇宙肇爲大圓健運無息東西

幹旋七政錯行宿離糺紛交光羅絡終始相嬗雖
有離朱孰闕其端聖喆挺生仰俯觀營積候成悟
蹟探隱索諗六虛之曠邈詎目營兮可獲迺範金
兮爲儀縱若衡兮八尺歷以之治兮象以之覈堯
命羲和四隅分宅制閏成歲釐工熙績匪有器以
御之孰所憑而推策虞帝受之璣衡以設敬天勤
民兩聖一轍嗣三統兮迭更茲重器兮罔襲陳東
序兮天球羌大訓兮爲列河之圖兮莫先况琬琰
與弘璧羸秦力政罔畏天常遷周九鼎焚燬舊章

球圖湮沒莫知其鄉歷紀乖次伏陰愆陽及夫漢
造太初渾天初置雅意匠今經營未詳徵兮昔制
曾黃赤兮未分別歲差兮能治歷唐逾宋代有討
論小異大同踵事而增說存掌故約略可陳外周
六合子午爲經卯酉交加日月之門三輪八觚象
地者衡是立郛郭以挈三辰黃倚赤而相結剖二
至與二分判發斂兮南北距紫極兮爲言小環四
游又居其內左右周闕兩簫更代低昂斜側折旋
唯意儀三重兮共樞直推步兮精義亦有銅球實

惟渾象列星綴離三家殊狀或附益之兩曜類蟻
行兮磨上遲速行兮一機或水轉兮磨盪非不研
精覃思窮神盡智象重大兮易膠每機關兮弗利
儀重環兮掩映頗未宜乎闕視加以代異人湮乍
成旋廢作之也何難壞之也何易若乃元祖初服
廣徵碩儒有美魯齋王郭之徒旣作授時備器與
書高表四丈承以景符簡儀候極離立扶疎二綫
代管分秒乘除度百刻兮天腹旋立運兮四虛闕
几兮測月蓮花兮挈壺正方有案兮定南北懸正

續學堂文集 卷一
座正兮九服之須仰儀兮虛而似釜度斜絡兮南
極攸居可謂酌古準今洵美且都者矣歷年未百
有明膺命雖大統兮殊稱實授時兮爲政屬作都
兮石城旋京邑兮北定旣觀臺兮屢遷地更寘兮
乖應豈儀器兮多迂抑疇人兮弗敬轉測之或未
嫺兮址漸傾兮蔑正寧不善厥初兮歲薦更兮滋
釁經生旣非所習兮又申之以厲禁專科不相通
兮有憤悱兮誰問遂使靈臺徒爲文具交食或乖
誰知其故帝謂兮草澤疇明理兮習數爾乃理難

終隱道有必開天相其衷西人竭來如禮失兮求
埜似問郊兮識官此珍秘兮勿洩彼菽帛兮非難
于是吳淞太史仁和水部夜譚晨鈔心追手步亦
得請而開局集歐邏與儒素擷西土兮精英入中
算兮鑪鑄屢清臺兮襍候良占測兮可据怵巧拙
兮相形新術精兮羣妒慨萬里兮作賓兼十年兮
發覆歷成兮弗用良書兮徒著何人事兮多違或
蒼穹兮有待唯我 盛朝度越千代正朔初頒適
逢斯會唯欽若以爲懷奚畛域乎中外洞新法之

密合命遵行爲定制晒豎儒兮固陋謬執古兮非
今若盲不杖兮聾別筭笙斯術之無弊兮經指摘
兮益明乃詔太史乃咨禮臣謂新歷兮允臧顧儀
器兮未成式采銅兮名山鳩哲匠兮上京備製兮
六儀各錫兮嘉名赤道兮法動天之西轉黃道兮
儷七曜之東征古二道爲一器兮景交羅而莫分
今別其用兮法以簡而倍精黃旣麗赤而左旋兮
復自轉而右奔緯度之各異兮亦異其經黃自有
極以運兮誠振古之未聞游表所指兮太陽之心

時時可驗節候兮若影于鏡地平之儀辨方正位
轉綫參直三光所至出沒之度漸升之意秒忽微
茫具可別識象限平轉兮測高與庫割圓八綫兮
于是焉施合四爲一兮周天在茲度唯九十兮厥
數已全紀限六十兮于以參焉正反隅角兮靡幽
弗宜用稽距度兮兩星之間弧三角之法兮推其
所然五者相資多人分測片晷之餘各盡目力假
變行之迅速無須臾之或失別有渾球全賦星躔
循黃之極碁對珠聯列曜遠近南北八度小輪之

續學堂文金 卷一
限準斯無摺亦依赤極出地有恆或正升兮斜降
或正降兮斜升晰伏見之先後諸里差之所因黃
緯之列兮百世無改宮分迤差兮恆星東匯以度
計年兮六十六載下設旋輪兮水激自動刻漏罔
僭兮機發于踵爰有高弧繫之天頂地平經緯茲
焉互審或象限兮平觀或紀限兮斜距或黃赤儀
之所窺絜之球而參遇爛若軒轅之寶鏡兮縮圓
形而周布衆儀得其散兮球徵其聚正求兮反映
宛轉兮回互測量有書兮或不能句摩娑斯器兮

曠如揭霧更旋宮兮十二隨道里兮攸殊際地之
極南北兮以爲之樞子午及平環兮以限四隅隅
各三宮兮東方爲初次第右環兮大權以區三合
六合之照兮凶吉分途惟斯球而可睹兮考步算
之密疏致用萬端未克枚舉洵天府之奇珍永作
則乎來者若其鎔金有法棄滓取精磨礪砥礪光
輝熒熒旋之中規直之中繩擘劃勻細度萬其分
寘儀衡重測重求心力相扶兮罔偏積歲年兮弗
傾跌交之以銅龍兮或海獸以相承爲水準與螺

柱兮常消息焉取平天矯兮騰踔攫拏兮猙獰詎
美觀兮一時永奠定兮千春乃至崇臺百步迴出
闐闐周以儲胥織埃攸避上列六臺方圓式異相
依兮交讓旋觀兮罔闕施窺筒之奇巧眇千里兮
如對晝候兮日面之星夜占兮句已之態折照浮
光兮氣水水氣清濛厚薄兮地心相配交食淺深
兮起虧進退地景厚薄兮青綠明昧視差有多少
兮命天九重月有茲望兮太白攸同抱日爲輪兮
互入相容超西法之舊兮信天能之弗窮登斯臺

也軒豁洞達耳目開通揮斥兮八極廣攬兮無終
意氣兮飛揚凌虛兮御風習其器也陸離瀟灑續
紛磊砢燦爛兮朝霞孔明兮朱火照曜兮焜煌周
流兮軒翥懼對越兮於穆遊吾心兮太古帝載之
虛無兮陟降其所垓埏之遼絕兮斂之一黍匪重
黎之誕降兮曷其臻乎要眇邈祈姚之不作兮疇
則探斯奧窅伊崇效而卑法兮協至德于太灝定
百代之猶豫兮踵危微于帝道畢遠臣之精思兮
備前王之所少璿璣玉衡之不傳兮乃今而獲聖

人之大寶亂曰巍巍穹窿帝所則兮父乾母坤不
敢不及兮寫以良金如塑像兮朝斯夕斯期勿忘
兮子之于父視無形兮瞻茲肖貌曷敢以寧兮兢
兢業業承天休兮奉若不違升大猷兮祈天永命
從茲始兮億萬斯年昊天其子兮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一

易卦有先後天乎曰有卦之先後天也伏羲文王
作之乎曰殆非也聖人不能作先後天也述之而
已然則孰作之曰盈天地間無往非八卦卽無往

非先後天故聖人述焉然則其居之位與其相生
之次何以不合曰無不合也八卦者乾坤之分也
而坤又乾之分也合八卦總之一乾坤合乾坤總
之一乾是故先天也者以乾爲首者也其卦自乾
一以至坤八陽統乎陰也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後天也者以乾坤
爲主者也其卦乾坤爲父母而六子繫焉純統乎
雜也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先天之序橫列
以加倍之法而君臣終始之分明後天之序並列

以左右之方而夫婦唱隨之義著而總之一陰陽而已陽君則陰臣陽始則陰終陽夫陰婦陽唱陰隨一而已矣何不合之有哉今所疑者特其方位耳雖然方位亦何疑乎爾試略舉之則見其無不合矣今夫八卦者陰陽純雜而已先天後天雖有易位而其陰陽不易則其名與象亦不易也是故純陰陽者爲乾坤乾坤位南北一變而西南西北矣然必其純陰陽而後名乾坤也陰包陽陽包陰者爲坎離坎離位東西一變而正南北矣然必其

陰陽交而後名坎離也推之諸卦莫不皆然此以卦義而可明其合者一也南北卽上下也衡之南北從之則上下矣天在上故南乾而炎上者火也故離代乾地在下故北坤而潤下者水也故坎代坤日生于東月生于西故卯爲日門離處之配平也而春分者卯也春之分雷乃發聲易曰雷電合而章故震以代離酉月門也坎處之以配乎月坎水也酉金地也故月爲金水之精而兌金也又爲澤澤亦水也故水中有金蓋坎之中畫卽金也

參同契曰母隱子胎子含母胞故兌以代坎南者
陽之極也陽極生陰故巽在南之西一陰在下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故後天易之以坤坤順也巽入
也善入者莫如風善順者莫如土莊生日大塊之
氣噫而爲風然則風也者土之氣也北者陰之極
也陰極生陽故震在北之東震次坤猶巽次乾陰
自天降陽自地升也升者始乎下必究乎上艮者
震之所究也以言乎初終震其陽之初而艮其終
也震而易之以艮蓋取諸此也西北者天地之尊

巖位也義氣也清肅而燥故曰陽明燥金而土之
燥者山故艮處西北焉艮又爲石石者金之族也
而乾亦金金純乎剛故象天易曰天在山中土中
有金也後天以乾處西北而易艮又何疑乎東南
者天地之和氣也故雨露濡焉兌澤處之雨露之
象也陰生而交于陽降爲雨露其越而橫飛也爲
風易曰潤之以風雨明相因也風善入澤善悅易
曰入而後悅之然則後天之易兌以巽者不居可
知乎此以方位而可明其合者三也坎離者乾坤

之交也坤以中爻交于乾乾虛成離乾以中爻交于坤坤實成坎陰中有陽而火之胎子陽中有陰而水之胎午水火互藏其宅也震兌者坎離之交也坎以上爻交于離爲震離以下爻交于坎爲兌震兌者東西東西者金木金木者水火水火相射而後金木之象著金木相伐而後水火之用弘艮者震之反對也巽者兌之反對也綜卦也艮陽在上也陽以上尊而乾者尊之至也巽陰在下也巽以下順而坤者順之至也父母卦也變之所以始

終也是故乾坤變坎離坎離變兌震兌震變艮巽艮巽復變爲乾坤此以卦體之奇偶而可明其合者三也陰生于南長于西而盛于北故巽一陰也坎艮二陰也而坤三陰也陽生於北長于東而盛于南故震一陽也離兌二陽也而乾三陽也是先天之主乎陰陽也少陽在東三八之木也震巽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離火進南而爲至陽也少陰在西四九之金也兌乾也石擊石則光金召火也金與火相守則流亢則害承乃制也故坎水退北

而爲至陰也是後天之主乎五行也然則後天之
坤艮何居曰水火者氣也有氣無質不得土不能
生物坎非艮無以生震木離非坤無以生兌金是
故五行四行也四行一行也土無專位而四者資
焉水之生木也火之生金也克也生者資之
以爲克克者資之以爲生故曰五行相克更爲父
母也是故坎離者乾坤之二用坤艮者坎離之戊
己戊己者土也于人爲脾坎離之有坤艮猶乾坤
之有姤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坎離無土則天地之心不可見
而生物之功或幾乎息矣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也此以二五之至理而可明其合者四也嗚
呼之四者猶舉其例焉已耳而先後天卦位之合
已灼然可見如此是豈人之所能爲也哉故曰伏
羲文王非有所作也述之而已惟聖人以述爲作
故雖有作者莫得而過焉然則聖人之功其不可
沒矣竊懼夫世之以不合疑先後天者而因以重
誣乎聖人謂其有所意爲更置也謹爲之辨

續學堂文錄 卷一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二

不知先後天之合者不可以言易不知先後天之分者不可以用易夫先後天之合既略明之矣請言其分學士家曰先天者體而後天其用也先天者靜而後天其交也先天者對待而後天流行也是也非其至也愚則以一言斷之曰易書無先天何言乎無先天不可圖也何言乎不可圖先天之學心學也心可圖乎先天者道也太極也道與太極可圖乎然則濂溪先生何爲乎圖太極曰太極

不可圖也濂溪先生不得已以一○明之而太極終不可圖也不得已又以無極而太極疏之而太極終不可疏也使夫後之學者由吾之所圖以得其所不可圖由吾之所疏以得其所不可疏是則周子不得已之心矣豈惟周子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見于先天之易而不可以告人也又不敢以終隱故托于圖以傳之先天之圓圖猶之太極之○而已矣故曰立象以盡意象者意之寄也非意也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凡其可圖者皆形而

下者之類也而先天乎哉故曰易書無先天也易書無先天然則皆後天乎何以復別之爲後天之易曰此聖人之不得已也且夫不可圖者先天也其可圖者後天也然後天亦正不可圖宇宙之大萬物之多若江河之逝而瀾也而欲以圖盡之乎哉故曰不得已也然則學易者亦得乎其意而已矣古之聖人所以深有望于神而明之之人也今諸家之爲圖學者象焉已耳數焉已耳然而先天之圖圓其中則虛後天之圖圓其中亦虛亦有知

之者乎亦有求之者乎夫圖從中起者也而必虛其中何爲者乎此何象何數也此可以得其意矣聖人以爲其可圖者吾以圖圖之其不可圖者卽以不圖圖之以其所圖顯其所不圖使夫由此求之而先後天之學人人可以與能是則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得其意而神明之者亦曰求之於所不圖而已矣求之於所不圖而其所圖可得而斷也故嘗試求之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又曰一爲太極一太極也而名之如是其衆乎周

子之圖太極也有陰陽焉又有五行焉始之以○者又終之以○焉一太極也而圖之如其紛乎老子之言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通于一萬事畢夫萬事也而可畢于一一畢萬事矣而何以又云生萬物者惟三乎此可以得其意矣且吾所謂得其意者非僅以自號曰吾得其意而已將有以得其象將有以得其數意非象數也而象數顯焉乃所謂得其意也則嘗試求之于先天之圖其左方之卦何以始復而終乾右方之卦何以

始垢而終坤非卽周子所圖之陰陽乎其象爲☯陰陽相函也其中之虛者非卽周子之所圖太極乎其象爲○陰陽之所自生也道爲太極之說也其數爲一而其卦之分陰陽者則二也故曰一生二則嘗試求之于後天之圖其左而前者何以爲木火之浮而根于水其右而後者何以爲金水之沉而根于火非卽周子所圖之五行乎其象爲☵爲☲爲☱五行根于土而坤艮立焉是亦卽所謂二也而其中虛者又非卽周子所圖之乾男坤女

化生萬物乎其象亦爲○而其數爲三故曰三生
三三猶一也萬物所自生心猶道也萬化所從出
心爲太極之說也是故周子之圖之始于○者無
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也而無極以
前不可圖也故先天之圖必虛其中也其終于○
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一無極也而無
極之妙不可以圖也故後天之圖亦虛其中也惟
其復于無極也故萬化莫得而外焉故周子又曰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夫中正

仁義陰陽五行也而主于靜者先天之學也先天
之學心學也故不曰太極而直言人極也易有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人知後天之生于
先天而不知後天之復爲先天人知先天之貫乎
後天而不知後天之自有其先天舍後天無先天
矣故有先天之八卦卽有先天之太極有後天之
八卦亦卽有後天之太極後天之太極卽先天也
是故先天也者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時序稽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先天之謂也此所謂

得其意與黃帝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言
先天也又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言後天也又
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言後
天之先天也嘻用在其中矣此所謂得其意而神
明之與無後天則先天不可得而見先天不可得
而見况可得而學可得而用乎此圖之所以不可
已也是故學易者當求之于圖學圖者當求之于
先後天分合之故而由其所圖以得乎其所不可
圖而神明其意則象數皆心學焉而庶可無負乎

聖人之初意也已

與史局友人書

燈下得袁坤儀歷法新書今以奉覽鄙性于書之
難讀者不敢輒置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
或累日夕不能通格于他端中輟然終耿耿不能
忘異日或讀他書忽有所獲則亟存諸副墨又或
于籃輿之上枕簟之間篷牕之下登眺之餘無意
中砉然有觸而積疑冰釋蓋非可以歲月程也每
翻舊書輒逢舊境遇所獨解未嘗不欣欣自慰然

精神歲月消磨幾許又黥然自傷今欲出其所少
得以公同好則必從其簡易者圖之或者不察忽
之以爲無奇豈知其臻茲易簡固自繁難中出哉
此語告之他人或難信及惟吾兄嘗從事焉知不
以爲河漢耳袁書本是會通回歷于授時而又變
其規製當時亦嘗有所測驗非漫作者據稱得傳
于星川陳氏淵源有自蓋天地人三元便是星川
所立但不知星川履歷會通仕籍與否本書又云
嘉隆間星川曾上書言改歷事而實錄未載他書

亦無有及之者甚矣有志之士爲不知者所埋沒
大概然也其作大統歷表甚簡妙或存數條附見
陳袁名姓可乎明日有暇或得進晤商製器之事

寄李安溪先生書

老先生本身取人以教爲治旣空羣于冀野遂敷
澤于保釐 眷注由此加隆實學自茲獲展早晚
大用天下皆將爲吾道稱慶矧下邑腐儒受知如
某者哉貴省山水之奇企慕已久然自分年衰道
遠非復此生所能到今以方伯張公雅愛攜之偕

續學堂文錄 卷一
行由鄱湖溯流取道鉛山崇安經武夷宮側雖未
得遂探九曲而大王幔亭諸峯儼臨舟畔一路靈
巖異境應接不暇非惟目所未睹亦過于意中所
期矣途經羅李朱蔡諸先賢遺蹟恨不能一一追
尋然高山在望興起者固已多也入閩已將兩月
閒暇無事擬補作歷論寄正又去歲小兒書來言
拙著方程令弟已爲授梓心欲往晤一觀其書然
復聞諸位俱在都門容詢確耗或于荔枝將熟之
候挈舟奉訪以共商爲學之事爲將來之圖則生

平大幸也因寒族祠堂有某經手諸務冬十一月
將復旋里故擬于未歸之先一圖良晤面悉區區
未必非天作之緣也某初學歷法欲受教而無可
問之人亦有聞其人而思往見之者褰裳稍緩遂
分今昔常用爲恨今茲稍有所闕求一能聽之人
亦復寥寥茲承許可欲令金昆哲似俯拾輕塵以
襄日觀母亦及是爲之無貽恨于他日乎凡某所
謂稍闕一班皆歷最迂曲之途而後得簡捷每檢
舊帙則當日危苦之思歷歷楮上未嘗不自憐况

粹有廢寢忘食連朝而忽得端倪豁然天開若重
局之四啟有懷疑數年偶觸他端而渙然冰釋沛
然若江河之決又未嘗不自詫其精思之能通聊
用自慰不能持贈故亟欲與同志者共之而年益
衰則此心更切亦惟大君子能信其然而庶幾有
以成就之耳臨啟曷勝翹切

答李安溪先生書

奉違忽復十年每憶疇昔追隨之樂始信古人藉
師友之切磋以成其德業良非虛語山居固陋耳

目狹隘抑何怪學殖之荒落矣承老先生以歷論
災黎日擬補作以竟其緒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
每于養疴之隙勉自策勵亦多豪本然往往貪發
胸中昔日難明之事聊自遣適山河阻脩末由就
正瞻雲遐企者非一日也茲承遣使數千里寵命
遙頒勤勤懇懇欲令偏端之學垂諸永久又恐豪
本易譌必親讎校金昆哲似共相講求此皆平日
所深願而不能得者私心感激無以爲喻有捧函
感泣而已乃復承賜多儀賁然邱壑且以鄙著進

呈草茆下士姓名仰達

宸聰中心慙感有踰倫等但某年衰多病不勝輿馬且攜有書卷利于舟行擬于寒食後檢拾雜帙至三月間始可束裝就道惟恐遠違盼望肅函申覆諸容面謝曷勝馳依

寄李安卿孝廉書

辛年晤別星躔九回每憶春明邸第道古析疑依
依如昨自西夏還山以後承中丞公不棄屢辱華
翰恨不能縮地相從企想予亭真同蓬島今以貴

道表裏之法遂爲後世所不能廢今但使此理顯
著使古人遺緒不致爲異學掩抑後有達者必將
見采豈必親見諸用而身擅其名哉某所爲垂老
驅馳皇皇然若有所求者不過欲得一同好之人
以所學付之而已此固門下之所深悉而有以信
其非飾說也今天下好古者不乏也或非性之所
近輒以其無用措之惟門下學有淵源一庭之內
自爲師友昨聞君家羣季諸從俱在京邸卽欲褰
裳相從屬以寒宗尚有小冗擬于冬春間努力北

行不意今茲來閩仲冬始得告歸則明年反不能
出門故亟思與門下相見所欲面商者非一端也
或公車度嶺獲附偕行途中亦可就正種種或于
荔枝之候得間奉訪亦未可定外有啟者藩臺風
雅好古知八閩爲文獻之邦欲多鈔載籍搜羅校
正謬以屬某尊筭奇書或令親藏本或原無刻本
與雖刻而板亡者統望借鈔有某專司決不至于
污損誠使古人奇書得有副墨以廣流通固吾黨
所樂爲也臨啟曷勝顙企

省藩臺相攜入閩取道幔亭峰下權歌九曲如將
可聞夢想不能到之境而以白髮頽齡倏然至止
事出意表殊愜生平蓋自理裝鼓楫心已馳于君
子之廬而問途會城猶有兼旬往返又無從確知
道駕在家與否徒有神往倘公務入省萬乞相過
以慰怒饑衰年遠道天假良會不則後約不知何
日矣拙著歷論已承中丞授梓溝中之斷而文之
青黃鏤感何極尚有欲補之篇因循未報此間頗
多閒暇或得乘此續成以請大教則幸甚矣又去

續學堂文金卷一
歲小兒家信言門下業將方程付刊爲之喜而不寐倘剗已竟望先賜十本某初爲此學苦問津之無從自矢異時或有所窺必以公之同學而真知篤好者實尠其人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數十年苦心與之俱亡故思我門下不置此非徒感德之辭離索之懷也昔授時立法經王郭楊齊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今考諸賢多係同研席之友其講之素矣北齊張子信偕其學徒測候有年所立盈縮躔差及交

再寄李安卿孝廉書

自違誨益一紀有餘回首昔遊依依如昨已卯在貴省過承雅愛爲梓方程一水過從以爲至易不意出嶺匆劇良晤爲虛辛巳首春戒裝入閩瀕行疾作又不果行茲者復當計偕小兒隨隊北來肅泐數行以候近履所欲請益者甚多然非面教亦不能悉也某生平讀書不肯懷疑故于歷算之學嗜之畢生非自負其偏長亦以此中義類耐人尋繹如陟層峯屐與日追如入九疑境隨途啟連類

引伸求以自信其心而止故自闊別以來未嘗不
于塵事之隙養病之餘輒有論列其入益深其用
益簡然但可爲知者道故亟欲相見但未審機緣
合并確在何時愚向謂三角卽句股郭守敬渾天
之法與西法一理今益了然又幾何中如理分中
末綫之類共相詫爲神異者求其根皆出句股始
知吾聖人九數範圍天地九州萬世所不能易想
高明聞此亦爲撫掌一快也自承中丞公之教不
復爲簡帙繁重之書每多爲小本以便省覽合計

所撰有數十種其書各單行而義亦相發然皆草
藁容當努力陸續謄清寄請斧正其歷學疑問尚
有當補之篇宜附之圖而久未成者惰廢之愆真
難自解亦緣鄙性惟欲自明所疑故往往于所以
然之故不憚詳推而當然處反略又此書欲人易
曉于淺深之間甚費斟酌今所論撰皆三角幾何
深處不能附入其中而業已爲之又難中輟遂令
本書反閣茲擬屏去一切于正臘之間專力續成
宜有以就正也天下萬事不能自主不但友朋之

聚散著撰之存軼非可預知卽筆墨所及亦如山
花開放每于無意中得之旣忝深知知不以鄙言
爲妄耳

寄杜端甫孝廉書

辛年一別遂踰十載著撰知益多其有關歷算者
望不吝賜示或付小兒錄副亦可行笈中有林宗
新撰之書亦望借鈔卽同晤聚一堂矣此學甚孤
我輩數人落落天地間所期相與共明此理舍
現在之不圖而望異代之知漆園所謂萬世遇之

如旦暮者固已迂遠而闕于事情某近年頗多雜
藁往往得之養痾之餘而所辨多在幾微之際非
從事于此最深不能相爲質難思我同心無日去
懷有小札寄林宗亦可同覽也

復錫山秦二南書

某頓首二南足下遠承華翰執禮過謙在足下自
待之高固已進于古人之義顧某弗堪又未能親
承緒論相爲質難以酬下問之殷殊增顏厚夫歷
學固儒者所當知而無關進取習之者希某向者

有志于此而請益無從又山居株守聞見固陋若薛儀甫鏡板白下王寅旭近在吳江皆同時之人而不相聞知及讀遺編常用爲恨以此知足下之意出于中誠也古之人學有所獲亟欲傳之其人若李挺之之于康節固不拘拘于來學往教之禮某雖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講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實心問學其人又有貴同學數輩麗澤相資聞之不禁狂喜卽擬溯洄相從亦出中誠非泛泛酬應語也屬有保定之行往

返約有數月扁舟乘興其在籬菊嶺梅之候乎某所撰亦非一種率皆橐本攜之行笈時時有所增定以故不能錄副卽疑問已經授梓亦尚有宜補之圖未備之篇也對數表以加減代乘除別是一種惟穆尼閣薛儀甫書非得此不可讀某有一本正擬校刊以備九種之一嗣容請正也承貴同學賜問小冊童子收書誤入他書中不可得查頗憶其中論月離均數此事惟王寅旭曾駁論之餘人學西法惟知用表不復求根今能議及于此可謂

好學深思至于所改之法俟查原稟續報大抵歷
書成于衆手西士各有師承學有淺深語有工拙
故表論與表多有不符非止月離也惟于弧三角
之理精研透徹始有以斷其是非耳匆匆理裝不
盡所懷附具方程論一部拙作詩文各三小帙請
正并質之燕翼學山兩先生倘天假之便相聚快
譚必當有日也

復沈超遠書

舟中一別彼此依依豫翁至得讀手教殷殷垂注

又承于拙著方程潛心紬繹有所論撰能核諸書
之誤此學爲不孤矣某此書既成之後能寓目者
不過數人然未有發其蘊者茲何幸而得此于知
已耶此書尚有凡例數條乃係續刻或不妨于豫
菴借鈔之緣板尚在閩不能有以復贈耳向承作
九問擬將其中最要者如矩算之製及尺算用法
一一疏明以答尊意別來兩年鹿鹿未有以報疎
懶成性可勝歉仄然兩年中亦未嘗敢廢書卷而
所亟欲自明者尚有弧三角精微之理往往積思

所通有數十年之疑無復書卷可証亦無友朋可問而忽觸他端渙然冰釋亦且連類旁通或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而累數日書之不盡引伸不已遂更時日觀方程論可見矣方程書似稍繁然細求之則每設一例皆有一義初無重複具眼者自知之某于此學矢願以其一得與天下人共知之庶不致古人精意爲俗傳所掩安得同志如足下者數輩相聚一室共暢斯懷耶老病相尋戀戀于幾卷殘書不能復爲遠遊惟是

聖湖煙景時繫夢思倘稍稍強健尚能復來亦未可知所居僻陋亦時有佳客儼臨但媿山中無以娛賓或邀玉趾翩然我來則生平之幸矣然不敢請也某向有欲見數人以不能鼓勇溯洄而俄分今古如蒙不棄或亦及其未死圖之乎幅短心長可勝神往

復劉北固孝廉書

奉違良誨忽逾一紀懷念之深彼此同之每于友人詢知足下道履康和壯遊足樂而東西南北合

井無由臨風企予徒勞夢想茲承翰教垂念殷殷
感厚意之不忘真若重覩芝顏親承玉屑矣所論
年老先生雅意敢不敬從某性株守罕所交遊顧
獨耽算數之學間有嗜此者卽如空谷之人聞足
音楚然而喜雖在千里不憚褰裳不復以形迹爲
嫌又竊見少有所得輒自矜秘遂令古人之緒湮
沒不彰常用爲恨故生平或有管見亟欲與同志
者共之此皆足下之所深知也旣承高賢同志欲
以學問之事相爲商訂兼得藉此與我故人遺舊

抒懷豈非至願屬以出門旣久亟圖返棹而偶霑
微疾正在調治俟少痊可卽當力疾入都晤家桐
崖而作歸計容于其時趨謁以請教益所望鼎言
于年老先生處婉達鄙衷幸甚徐壇長已轉致尊
注矣大山先生處不敢通候幸爲齒及令弟先生
今在何所亦望叱致道相念也

與潘稼堂書

三月杪竹垞南歸舟過津門枉存信宿一函附候
不審已達記室否自午夏奉手教及賜序文卽欲

作書奉謝忽忽遲至兩年懶惰可笑然感激嚮往
積于中心無日不神依左右也方程論近爲安溪
公介弟安卿孝廉攜刻閩中藉光于皇甫之言大
矣又承惠寄彙閩秣金雖片羽不足以盡吉光然
其測食之金誠有出于舊術之外卽此已足垂諸
千古某嘗思今之爲授時法者輒疑西說而尊西
術者往往欲抹殺古人良由各守師說不復詳攷
羣書彼此既不相通遂執持平之論惟徐文定下
語猶有斟酌至開局數年之後推重郭法乃甚于

前豈非以討論漸深能闕立術之意乎治西法而
仍尊中理者北有薛南有王著述並自成家可以
專行然北海之書詳于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剖
剔又多草率人不易讀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
名與歷書互異亦難卒讀某嘗擬于鄙著歷法通
考外別爲專本于薛則訂其誤脫于王則通其異
同皆附之以註而爲之論次庶令學者得以措意
當亦兩先生所許乎北海未刻書頗于潁州劉行
人處鈔得藁本王書自承惠寄所鈔外惟于亡友

徐敬可行笈獲見圓解一帙及歷論八篇而已圓解似是隨手寫成業已稍爲訂補歷論頗有精語敬可曰首一篇乃潘力田筆也意者令兄先生仍他有著撰乎已又于友人所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竊以鄙意斷之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以此知之然則當亦有自立諸表及測驗改憲之說伏承來諭欲共爲表章某何敢自謂其人然

盛意則何敢忘也惟未見全書終爲憾事所以藏本見借俾得卒業幸甚昔北齊張子信測候二十餘年爲歷學名家而史傳弗詳其事得大術歷議始著因思古人之書不傳者甚多故當及時爲之也家兄不次貴邑廣文倘慮道遠原本郵寄爲難不妨屬家兄錄副以寄書之有關係者使天地間多存副本當亦大君子所樂爲也

與劉望之書

嚮往高賢聞聲遙企者蓋有年矣腹笥淹通久推

名輩鴻文雅馴幸觀今茲而史事旣以精覈經術
復爾湛深則向之所以知先生者猶未盡也若乃
宅衷平恕素位甘貧雖超然塵俗雅慕神山金液
黃芽如將可致而留心利濟懇懇勤勤然後知所
傳傲物難親者人言妄耳世有是人固所敬慕而
竟屬吾鄉老宿其爲欣幸當更何如所有請益實
匪一端而治城鹿鹿一交臂而失之殊爲憾事某
自亡荆淹逝家務付之兒輩在家如客然不自量
力常有寘義倉興義館之願又見里中耆舊落落

晨星真讀書者漸以稀少及今振起或猶非晚此
皆世俗所目爲迂闊不急而竊獨鯁鯁杞憂意惟
高明有以諒其苦衷能成就之耳昔者考亭社倉
初亦行之一鄉漸以推之一郡推之天下今欲師
其意而設義館先以行之寒族行之有序則成效
立觀聞風興起當必有人某性素不喜風雲月露
之文而顧獨好經濟有用之學自乙卯年僑寓金
陵多鈔襍帙至今屢歲編輯不輟合之家藏故書
及頻年遊歷所收之本最其卷目不下數萬經史

而外諸如醫方葬術六書九數制器審音丹經子
集百家衆流兼收並蓄列朝紀載亦有多種友朋
撰述可備周諮若得大君子爲之領袖集諸同志
羣萃講授略倣蘇湖規制于經義之餘兼綜庶務
計日爲程因材而篤隨其資力各有所成使吾宣
文物復此振興而敝篋中斷簡殘編皆成有用義
倉諸事庶亦同時漸舉此亦吾儕不得志于時姑
爲小試之一事也先生其有意乎奉寄贈行詩各
二章別錄請正長途踽踽深用係懷然卽今日之

毅然獨往有以信他日之翩然復來行窩雖善先
公邱墓豈能無動于中且區區之忱先生當亦有
以信之矣彼中委曲誠難遙度或卽鹿車偕隱挈
家南歸實爲佳話不則如孔樵巒之所區畫于情
亦順道駕到輝卽望賜一確音某來歲行踪亦候
台旨爲定也

與秦二南書

未春獲奉手教比正理權北行匆匆奉復未盡所
懷續于保定復承華札垂念殷殷兼讀貴同學楊

君大著深爲服膺蓋歷算之學至今日可謂大備然實能講究者亦復指難多屈則精算者希也夫所謂精算之士非謂其能如法布算而已必將洞悉其所以立法之根乃可以定其得失舊歷多種僅存法數惟崇禎歷書圖說詳明然而全部所譯皆弧三角之法不深知弧三角之法歷書佳處必不能通其有缺誤亦無從攷正雖終日讀歷書猶未讀也今貴同學乃能從事于此故得書而喜倍尋常真不啻空谷之聞足音矣卽欲詳爲論次以

請大誨而時方久病不能捉筆至今耿耿茲因舍親毛心易之便附候近履拙刻五種謹呈請正書板在北不能多致祈與貴同學一共覽之中有可商卽望賜教蓋道理本自無窮以徐文定公之淹洽薛儀甫之精專而測量全義天學會通二書內所譯弧三角法尚多未盡而有待于今日則某又何敢自以爲得耶此言出自肺腑非泛泛也聞楊君之尊大父深諳此學幸亦以此達之羈保定數年半在藥裏中度日還山已及一朞尚未平復倘

續學堂文鈔卷一
來春稍健庶得挈舟奉訪一觀新著則生平之幸
矣

復張彝歎書

久別懷思然不能作札奉候以目疾也承示春秋
日食一條援引該博疏駁詳明醇正無可訾議但
歷學經學相資爲用而實各有門庭墳籍自經秦
炬疇人子弟散亡古歷之傳于後者惟堯典月令
大戴左國所紀載而已非通經者蔑由考證歲差
里差平朔定期則古未有俱以屢測而精專門所

由賴也春秋書日食其比月而食者自是史誤古
人已多辨之且三代後亂亡有甚于春秋者矣連
月而食從來未有不必爲之回護也卽此類推則
其食而失紀者亦豈無之朔而不日正同此類而
穀梁以爲在既朔非也當以公羊爲正不日不朔
說爲夜食更可發笑總由不明歷學故耳日食在
未用定期以前有差一日者唐麟德歷始用定期
自茲以後無差日矣而猶有差時宋元明則無差
時而有差刻亦可見屢測益精之效矣至近日西

法推步益密要皆踵事而增以完古人未竟之緒
然或緣推步之無差遂疑救食爲文具斯尤大謬
故嘗以程子之言爲正也某嘗于鄙著學歷說之
末幅稍稍言之仍擬作文以暢厥旨容脫稿時寄
請教益

按伊川言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
此而恐懼修省也此說是矣然如此則似此意
自尼山發之當云日食有定數古者聖王克謹
天戒遇災而恐懼修省故聖人必謹書之似語

意更爲完足

自記

